

海派中医学学术流派系列图书

方氏针灸 百年集萃

Fangshi Zhenjiu Bainian Jicui

张仁 王海丽 主编



科学出版社

海派
海派中医学学术流派系列图书

方氏针灸

百年集萃

张仁 王海丽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捧在读者手上的这本书是关于具有海派中医文化特色之一的方氏针灸流派的一部专著。它系统阐述了百余年来方氏针灸流派从起源、形成、发展乃至海外传播的整个过程；全面介绍了从黄石屏、方慎鑫、方幼安直至张仁、陈业孟等不同时代的多位针灸名家的独特的学术思想和独到的临床经验。全书内容翔实，别具一格。不仅对广大针灸工作者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且可供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和医学史工作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氏针灸百年集萃 / 张仁, 王海丽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4

(海派中医学术流派系列图书)

ISBN 978-7-03-052016-6

I. ①方…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针灸疗法
IV. ①R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7636 号

责任编辑: 陆纯燕

责任印制: 谭宏宇 / 封面设计: 殷 靓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720×1000)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3/4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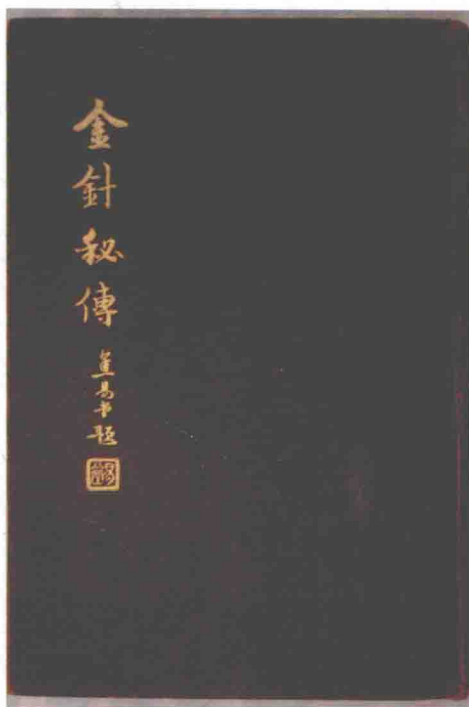
字数: 321 000

定价: 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近代海派針灸名家方慎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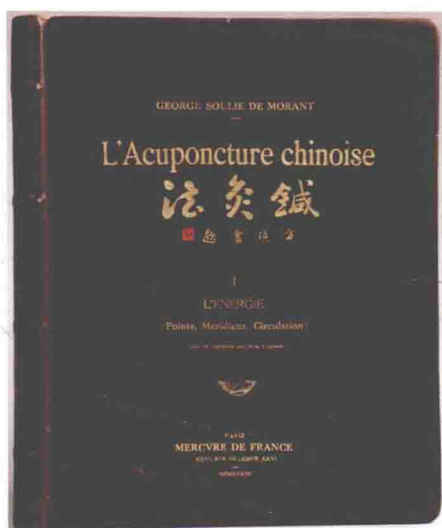
方慎齋著《金針秘傳》書影



方慎齋研制的灸具



方慎齋開設的馥南金針醫院



法國針灸學會主席蘇利耶·德莫朗所著《針灸法》書影，由方慎齋審訂並題簽



方氏針灸第二代傳人一方幼安教授



方幼安教授用耳针法戒烟



张仁主任医师针刺治疗眼病



方幼安教授和方氏针灸第三代传人
张仁主任医师



张仁主任医师在荷兰讲授针灸与学生合影



陈业孟院长与纽约中医学院毕业生合影



方氏针灸第三代传人方兴
在阿根廷为患者针灸



方幼安教授与方氏第三代
传人陈业孟医师



2015年“方氏针灸疗法”被列为上海
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张仁主任医师被确认为“方氏针灸疗法”代表性传承人



张仁主任医师与方氏针灸第四代传人和有关领导、专家合影



方慎鑫章

纪念方幼安教授诞辰九十周年

中华医学源远流长
方氏针灸名扬海外！

殷恒民

二〇一四·三·十五

《方氏针灸百年集萃》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 仁 王海丽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海丽 刘 坚 吴九伟 张 仁

张 进 陈业孟 易 韬 皋凌子

徐 红 魏 颖



前言

清道光二年(1822年),刚刚当上皇帝不久的爱新觉罗·旻宁不知出于何种想法,下了一道匪夷所思的诏书:“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从此,这一由中国人原创浸透着华夏文明的医疗文化,从不为官方承认而走向民间。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它并未因此而衰落消亡,而是又一次从涅槃中崛起,获得新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深受海派文化熏陶的长三角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传统的针灸学在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医学的碰撞与融合中,引领了我国近现代针灸学相当一个阶段的发展与创新。其中,活跃在以上海地区为主的方氏针灸是具有海派特色的针灸学术流派之一。2015年,它被列入上海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代表作名录。

展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就是关于方氏针灸流派从源到流的传承发展的整个过程的一个展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完整,全书从源出黄石屏金针派、方慎盒开创、方幼安传承、张仁发扬、陈业孟传播等五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方氏针灸的发展之路。谱系完整,脉络清晰。

二是全面,本书不仅对方氏针灸从源到流的发展过程及其整体学术价值、海派特色进行介绍,而且对每一代代表性人物的经历、学术观点、临床经验更有详细叙述。内容全面、资料翔实。

三是实用,这是本书最主要特色。约占全书4/5的内容为数代方氏针灸学者所积累的学术经验,其中既载有黄石屏治疗袁世凯顽固性头痛及方慎盒针愈达官贵人的验案,也有方幼安治疗中风、小儿脑病及张仁总结难治性眼病的效方;既有方慎盒、张仁相隔大半个世纪对针灸医学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不同思考,也有方幼安对针灸临床治疗的真知灼见。



可以相信,在读者掩卷之时,除了获得很多较为独特的成熟的可供借鉴的临床经验,更多的是会带来深层次的思考。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当然,鉴于本书篇幅有限,尚难以容纳方氏针灸百年传承发扬的丰富内涵,譬如黄石屏先生唯一遗著《针灸论述》、方慎鑫先生的其他多种医著;譬如方幼安教授海外学术活动、仍活跃在临床一线的张仁主任医师的新收获、陈业孟院长在美国针灸教学的贡献、方兴医师在阿根廷的行医经验,特别是多位正处于学术成熟期的方氏第四代传人的临床积累等,将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

编 者

2016. 12. 25



我所认识的方幼安先生

1985年秋日的一天,当时我在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刚刚工作一年多,王翹楚馆长叫我去馆长办公室。他告诉我,为了进一步做好中医的继承工作,经上海市卫生局批准,中医文献馆将在全市率先成立中医专家门诊部,邀请全市各科知名中医来坐诊。馆里决定,为每位专家配备一名助手,一方面协助专家处理诊务,另一方面总结其学术思想和传承其临床经验。我被指派跟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针灸科主任方幼安教授。尽管我与方教授从未谋面,但知道他是一位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针灸专家。因此欣然从命。

针灸诊室首次开诊安排在一个下午。我早早开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10分钟,方教授步履轻健地走了进来。他刚过花甲之年,面容清癯,个子中等而略偏瘦,头戴一顶鸭舌帽,穿一袭淡咖啡色的半长风衣,足蹬一双光可鉴人的蛋黄色皮鞋,挟一个深褐色皮包。一副上海人所谓的“老克勒”的样子。他脱下风衣,露出雪白的衬衣,系一根蓝色条纹领带,从皮包中取出一件熨烫得笔挺的白色工作服。这副派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不多见,更使回沪不久的我开了眼界。

因为门诊部刚开张,加上专家门诊在上海出现不久,对于已习惯公费医疗的患者来说还需经过一段适应过程。因此,患者很少。于是,我与方教授就有了难得的交流机会。方教授的谦逊随和与我在兵团农场养成的率直秉性,使得我们一见如故。我讲了我的学医行医经历,方教授讲了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的他改文从医,传承父亲衣钵的大致过程。他的父亲方慎龢先生是我国近代上海的著名针灸家,师从有“魔针”之称的黄石屏大家,曾使袁世凯久治不愈的疾病一针根除,以此闻名天下。方慎龢先生,不仅仅是临床名家,而且其所撰之《金针秘传》一书也享誉国内和东南亚。因为我曾经读过此书,其中所记的一个病例,使我记忆十分深刻。这是一个姓区的老太,肚皮中间(相当中脘穴区),突起一包,饥饿时就疼痛异常,但吃些不易消化的东西后可以缓解。此病得了7年,久治无效,人也瘦得皮包骨。方慎龢先生诊断为“蛊病”,给她扎了几针。谁知第二天,区老太气呼呼的找上门来,说是不治还可以,治了之后,连多吃食物也疼得难



以抵挡。方慎鑫先生知晓后则在老太的中脘穴上又扎一针，且用手按摸肚皮约10分钟，区老太觉疼直叫，并试图自己用手去拔针，方慎鑫先生赶紧阻拦，谁知说时迟那时快，老太一张口竟喷出一股恶臭的液体，随着飞下一条“蛇形物”，掉在地上，还在扭曲蠕动。吓得周围的就诊者，带针而逃，诊室秩序大乱。区老太也一时昏厥在地，即刻苏醒之后，七年之病，竟霍然而愈，一针解除。我总觉得，此事有点不可思议。于是我就向方教授请教。方教授淡淡一笑，说：“这件事不是虚构的，真有。那个‘蛇形物’，我的父亲一直保存在一个大直筒玻璃罐内用甲醛（福尔马林）浸泡，放在诊室之中，供人观看。在前些年‘文革’时期，被砸掉了。”他略一停顿，解释说：“其实那所谓的‘蛇形物’只是一条大型的蛔虫而已。从口中排出，临床上也是常见的。”这一下午，与方教授的交流使我获得了很多教益。

方教授第二次来诊室时，由于中医文献馆特地设一宣传橱窗，对每位专家的特长作了介绍，所以不到开诊时间，就有患者坐在门外候诊。有位患者是一个50来岁的男子，身材偏胖，表情沉郁。据其妻子介绍，半年前，因脑梗死引起右侧肢体偏瘫，不能说话。经过多方中西医及针灸治疗，效果不太理想。手不能抬，外出需人搀扶，说的话仍听不清楚。方教授十分仔细的作了检查，发现他的右手只达到2级肌力（正常为5级），只能靠肩膀的运动来带动整个上肢，更为严重的是，还出现了因肌张力增强引起肌肉痉挛，他的右侧上臂和前臂只能保持成直角的姿势，而右手始终紧握拳头，要用力才能将手指扳开。右下肢的肌力好一些，但也不到4级，走几步可以，走长时间的路程需人扶着。我治过大量的中风患者，而且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早期以软瘫为主的患者，我还是有相当把握的，但对这样已经出现肌肉明显痉挛性症状的患者，疗效一直不理想。因此我很想知道，方教授有何奇法。

只见方教授先从皮包里取出一架小型“海鸥牌”照相机，让患者先做一个尽力将右上肢向上抬的姿势，拍摄照片1张。然后，他在患者之右侧颈项部的天柱穴和天鼎穴进行反复按压。我深感奇怪。因为从我所涉及的文献，还从未见到过取用这两个穴位治疗本病的。他说这是他的经验，目的是寻找压痛结节，上肢偏瘫特别是出现活动时肩部疼痛者，一般都可在这两个穴位触摸到压痛明显的结节。他让我试一下，果然，在右侧天柱穴略上摸到一块状结节，在右侧天鼎穴偏内侧摸到一条索状结节。按压后，患者觉酸痛异常，出现躲避动作。接着，他用0.35mm×25mm毫针，直刺结节，得气后，他边捻转，边嘱患者反复作向上抬高的运动。患者用含糊的声音说：特别当针刺天鼎穴时，有一股酸胀感从颈部直达手指。留针20分钟，在留针期间，方教授不断运针。取针后，方教授让患者



试着上抬右上肢,令人惊奇的是,竟比原来一下抬高了 10 cm。我终于看到患者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接着,他又在因肌肉痉挛致拳头紧握的右上肢三间穴,取 0.35 mm×40 mm 毫针深刺至 1.3 寸,他用力一捻转(泻法),只见原来连用手扳开都有些困难的五个手指立马张开。这又是一个经验!最后,他在上肢取肩髃、曲池、手三里、四渎;下肢取阳陵泉和足三里,分别通以电针。首次针完,患者感到右半身异常轻松。之后,他每周来治疗 2 次;5 次后,可以不必让人扶行,上肢功能明显改善;15 次后,上肢可以高举过头,除了拇指,其余四指可基本伸直;30 次后,上肢可向上伸 180°,拇指能向上翘起,整个肌力达到 4 级以上;下肢行走自如,肌力恢复至正常的 5 级。这位患者,生活态度立马积极起来,配合治疗,主动锻炼。不久之后,竟奇迹般地重返工作岗位。由于方教授独特的治疗效果,不久之后,患者增多,不得不另换诊室,增加助手。

另外,我还要提一下方教授的针灸戒烟效果。针灸戒烟,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国外医生首先提出的。但广泛开展是则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包括日本、美国、法国等。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有临床报道。方教授是最早从事针灸戒烟研究的针灸工作者之一。他总结的耳穴针刺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他还同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生理系的研究人员,进行了较深入的机理研究。有一次,来了一位偏头痛患者,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据他诉说疼痛一发作,痛得只想往墙上乱撞。而每次疼痛发作都与过量吸烟或喝酒有关。戒了几次,酒是基本不喝了,烟却戒不掉,每天两包,一根也不能少。这时,方教授拉我到一边,轻轻说:“这位患者我准备止痛戒烟一起上,你观察一下效果。”他先针他总结的“后太阳”穴,该穴与丝竹空穴平,在前发际处取穴,刺入后,向率角方向平透 1.4 寸;再取风池穴,以 40 mm 毫针向双眼平视时同侧瞳孔方向刺入 1.2 寸左右,用捻转法,使针感向半侧头部放散;最后针对侧合谷穴,患者立时觉得头已不痛。此时,方教授又取了 4 根 0.35 mm×13 mm 的短毫针,在其右侧耳穴的口、肺(上肺和下肺)、神门三穴共 4 个穴点,用针尖找到触痛点后,各下一针,患者觉胀痛异常。在留针 20 分钟之后,方教授让我先取掉体针,暂保留耳针。然后,他对男子说,“你先吸根烟,看还痛不痛”。患者熟练的点了支烟,惬意的长长吸了口,从鼻孔喷出了一个个银白色烟圈。可当他吸到第三口时,他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说:“怪了,这烟怎么味道变了,一股青草气。”勉强又吸了一口,他发觉实在抽不下去,竟把烟捻灭了。

这件事对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989 年春夏之交,在我到荷兰应诊时,就用这三个穴位为主,配用甜美穴(又称甜味穴,为国外学者发现,位于列缺与阳溪穴之间,距桡骨茎突边缘一拇指,压痛明显之凹陷处),曾为两百余人戒烟,成



功率在 95% 以上。记得有一位烟瘾很大的年轻姑娘,是电影院售票的,她开玩笑说:“你们收费这么贵,一根针顶一盒骆驼牌烟。”那时,戒烟诊疗费一次为 25 荷兰盾*,而一盒骆驼牌烟为 5 荷兰盾。但两次治疗后,她竟基本不抽,觉得经济上划算极了。第三次来时还专门赠我一张电影票,表示感谢。

和方教授相处了一段时期后,我建议他总结经验、撰写专著。恰好,他的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老友也有这个想法,一拍即合。这时,方教授问我从哪方面着手?我说就从针灸防治中风着手,在总结古代有关医籍和现代报道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他的数十年经验。他深表赞同。于是由我负责古今针灸防治中风的文献收集整理,由他亲自动手总结长达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不到 3 个月,他就完稿了,还提供了不少珍藏的图片。最后,由我整理清晰后,送到出版社。大约半年之后,记得我们正要结束门诊,护士台的电话忽然响起来,王护士喊“方医生,电话!”方教授接过电话先是满面笑容的点头,之后却一下变得严肃起来,他说:“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两人的名字必须排在一起上封面。”挂了电话后,他告诉我,刚是出版社来的电话,告知本书预订数已达到二万,作者的校样准备寄出。出版社意见,将我列为协编。“这不是我方某人的做派和为人。”他有些气愤地说,“更何况你所做的工作并不比我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生气的样子。书出版之后,他坚持要给我一半稿费。不久,我们又合作了第二本书《针灸防治小儿脑病》,这本书又增加了一名合作者,上海儿科医院针灸科医师施炳培医生,施医生当时还是住院医师。但方教授坚持我们三个名字排在一起上封面。

1991 年,方教授退休之后不久,应友人的邀请和黄羨明教授一起赴美国传授针灸医学。从此我们失却联系。后来又听说他辗转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他儿子所在的城市终于定居下来。但始终没有空闲,一方面为当地培养针灸人才,另一方面以他的精湛的技术为广大市民提供服务。同时,他还成为我国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特聘的医学专家,为经常出访该国的我国高层领导人进行中医保健。

事隔 12 年后的 2003 年初夏。一天上午,我正在馆长室处理杂务,门卫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有位姓方的先生想见我。我一时想不起是谁,就请他上楼。开门一看,竟是方教授,依然是当年西装笔挺、风度翩翩的模样。只是精心梳理过的头发稀疏了一点,清癯的脸上多了一些老年斑。因为来得突然,我竟不知从何说起。他简要地告诉我:刚回国不久,不准备再回阿根廷了。他想来文献馆的名医门诊部再次坐诊。我当然欢迎,立即叫来门诊部黄主任为他安排诊室、配备

* 1 荷兰盾≈3.93 元人民币,2002 年被欧元全面取代。



助手。我送他出大门时，见他步履仍然稳健，腰板挺得笔直，很为他年近耄耋却如此健康而高兴。然而，未及来门诊，传来了他心脏病复发住院的消息。尽管不久之后，病愈出院，但他告诉我出门诊的时间可能要推迟了。后来此病一直时发时好。十月的一天，黄羨明教授从美国回来。我找了辆车，带着方教授和他的夫人与黄羨明教授一起去聚会。因为老朋友相见，大家都很开心，拍了很多照片。黄羨明教授专门在小区的一家饭店招待大家，我们整整待了1天。在回来的路上，方夫人告诉我，这是近几个月来，方教授精神最好的一天。然而，大概过于劳累，第二天他又被送进医院，一直到去世。他留下的遗嘱是，将遗体捐献给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供医学研究。

2014年国庆节我和妻子曾去阿根廷旅行，接待我们的当地导游是位中年女性，她自来中国宝岛台湾地区。途中我曾向她提起方教授，她一脸崇敬之情：“方大医师，人好，技术好，救了不少人。”她还为自己曾经教过方教授的孙女国语而骄傲。

2015年，通过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的申报，以方慎鑫、方幼安为主要代表的“方氏针灸疗法”已被列入上海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则于2016年被评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深信，方氏针灸将得以在传承中不断发扬。

张 仁

2016年金秋，记于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